

为人处世 的 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 小故事中的生活智慧书系 ⇐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为人处世的 小故事

杨春雷◎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 杨春雷 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小故事中的生活智慧)

ISBN 978-7-5387-3699-1

I. ①为... II. ①杨...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155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徐俊轩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杨春雷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52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 定价 / 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失去的金币

- 002 / 失去的金币
- 003 /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 005 / 送行
- 008 / 一夜平安觉
- 010 / 知音
- 013 / 盛开的鲜花
- 014 / “为小事而生气的人生命是短促的”
- 016 / 早安的魔力
- 017 / 学会宽恕他人
- 018 / 对指责你的人表示感谢
- 019 / 寻找微笑，与人分享
- 021 / 难忘的两件事
- 023 / 对肚子的反叛
- 024 / 巴克斯特和《强求一致》
- 033 / “玛莎后来怎样了？”
- 035 / 你见过那棵树吗
- 036 / 上帝赐的福
- 039 / 幽默的力量
- 042 / 同路人
- 044 / 幽默岂止一笑
- 045 / 我的私有财产
- 047 / 忠实的费奇小姐
- 050 / 被诅咒的房子
- 054 / 墙
- 057 / 顽童与绿头蝇
- 059 / 要学会认真倾听
- 060 / 多疑症

061 / “令你无忧”的破坏活动
 064 / 洗耳恭听
 065 /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067 / 假面具
 071 / 沉默是金
 073 / 受困的听众
 075 / 大声说出你的爱
 077 / 放风筝那一天
 078 / 等待生活

上帝派来的天使

082 / 上帝派来的天使
 083 / 星期一的早晨
 084 / 雨天的友谊
 088 / 我的栀子花天使
 091 / 垃圾箱里的玫瑰
 094 / 慷慨之道
 096 / 暴风圈中的温情
 098 / 一点儿人情味
 099 / 人生的第一瓶酒
 100 / 创造神奇的时刻
 102 / 乔诺理发师
 103 / 我的敌人，我的朋友
 106 / 我的守护天使——金
 107 / 心中的歌
 110 / 不用当值
 112 / 肩并肩
 115 / 君子心度小人腹
 116 / 爱的象征

117 /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119 / 优点单
 122 / 凯西蒂
 123 / 培育友情
 125 / 患难之交
 127 /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飞行
 130 / 圣人布兰奇
 132 / 好友
 135 / 贝多芬的吻

仁爱之心

138 / 仁爱之心
 141 / 一个难忘的夜晚
 142 / 眼里有世界
 143 / 同情
 149 / 毕姆小姐的学校
 152 / 信任
 154 / 我忍不住要说……
 155 / 唉！太不关心人了
 156 / 义债
 159 / 把你所有的都给他
 161 / 裸泳
 163 / 萨拉的第二次生命
 166 / 迷失方向只是暂时的
 167 / 和威利一起散步
 169 / 黄色的小飞机
 173 / 加油站的哲学家
 174 / 荷包
 178 / 意外的收获

- 180 / 门口的天使
183 / 信任
184 / 雪地天使
187 / 送给哈里斯太太的鲜花
193 / 一夜小宿
196 / 脚踏车

光荣的荆棘路

- 200 / 光荣的荆棘路
203 / 丢失的戒指
205 / “老天知道”
206 / 佳作
208 / 这不是上帝的创造
209 / 老锁匠选徒弟
210 / 优雅的电梯工
213 / 善意的谎言
214 / 医院的春天
215 / 爱的考核
216 / 我的秘密朋友
218 / 比利
221 / 为明日留下灿烂回忆
223 / 工作上的敬重
225 / 一局台球
228 / “诺曼底”号遇难记
230 / 小丑的眼泪



失去的金币

失去的金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班法国军人退伍还乡。他们大多数日子都过得不错，只有一人——被毒气致残的法兰西瓦·勒布因不能正常工作而穷困潦倒。但这位自尊心极强的汉子却从不肯接受村里人的接济。

每年这班退伍军人都要举行一次宴会。这次他们在格兰登家相聚。格兰登赚了不少钱，大腹便便，自以为是。席间他拿出一枚古金币，就它的年代、珍奇及价值大谈特谈。客人们在餐桌边争相鉴赏。美酒醉人，笑语喧哗，金币很快就被遗忘了。待格兰登想起来时，金币不见了。

一时满客厅里都是盘问声和抵赖声。最后，村里的律师建议搜身检查。客人们全都同意了。

只有勒布不干。同伴们全都惊讶地盯着他。

“那么说，你是拒绝喽？”格兰登问。

勒布脸红耳赤。“是的。”他说，“这样做我不能接受。”

“您意识到拒绝意味着什么吗？”金币的主人问道。

“我没偷金币，我不会同意搜身的。”勒布回答。

客人们逐一把自己的口袋翻过来，金币仍然无影无踪。众人的目光再次投射在可怜的勒布身上。

“你一定不会再拒绝了吧？”律师问道。勒布不答。格兰登怒气冲冲地走出客厅。众人都不再跟勒布说话，朋友们怜悯地望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勒布带着自觉有罪的神情离开宴会，怏怏地回家。

自此以后，勒布成了个名誉不好的人，人人都对他侧目而视。他变得越来越穷，不久妻子也在贫困和屈辱交加中去世了。

数年之后，格兰登家里作了些搬动，一个工人发现了那枚金币，它夹在当年用作宴客厅的地板板条中，已经盖满灰尘。

格兰登尽管自以为是，却是个正直的人。既然事实证明勒布无辜受冤，他便马上去向他赔罪。他匆匆赶到勒布家，把发现金币的经过告诉勒布，为自己的轻疑赔

礼道歉。

“但是。”他最后问道，“你明明知道金币不在自己身上，为什么不同意搜身呢？”

衣衫褴褛、未老先衰的勒布呆呆地望着格兰登。“因为我口袋里有不好见人的东西。”他伤心欲绝地回答，“我一家大小连续几个星期都饿着肚子——我的衣袋里装满了从桌上拿来的食物，准备带回家去给老婆和饥肠辘辘的孩子吃。”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寒冷的春雨敲打着窗子。本来我的情绪就因手术后长期恢复不好而压抑，这样一来就更加低落了。四周沉寂无人，我油然而产生一种孤独感，仿佛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忘了。显然，没有我它照样很好。

这时，邮递员来了，带来一张字条。这是一位老师写的，我每天早晨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她，后来偶然相识了。“亲爱的珍妮，”她写道，“我的班马上就要上课了，但在我的学生来到之前我必须写上几句话。今天早晨我没见到你的微笑和招手致意，自从你病了后一直如此。我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收到这个条子你可能很惊讶。但是没有你，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快乐。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一下子，因绝望而麻痹了的感觉消失了。有人想念我，有人需要我。这个认识比医生所能开的任何药物更有效。

我仔细地把这些话重读了一遍，玩味着每一个字。最后一句引起了我的深思：“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当然，我一直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得到一些字眼，一些手势，怎么能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的许多人自以为深于世故，喜欢掩饰自己的情感。我们不习惯于使用爱、赞美、同意这些字眼，尽管这些字可能会给那些痛苦的人短暂的安慰，甚至可能使她们原来沉闷的生活闪耀出一些光芒。

我忆起最近一次去市场的情景。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子对一个面孔冷冰的售货姑娘

温和地微笑着，并称赞她如此小心地包装了他买的物品。看得出，她对这出乎意料的称赞感到惊讶。不过她脸上泛起了光彩，原来紧绷得、疲劳的神色消失了。她温柔地向他道谢，然后转过身来以愉快的笑容接待我。那天，她为之服务的数百人中偶然出现的这件事，给了她热情，并由她传给了别人。

一个人，如果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工作，他就需要别人注意他，评介、赏识他。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教师。她被指派到一个城外小学为六年级学生代一个星期的课。她满怀热情，希望同学生们一起分享这一周愉快的时光，分享她对原野、对树林的爱。

但这一个星期真是糟透了，五天内有四天在下雨，孩子们很粗野而且不做作业。在最后一天，当孩子们收拾书包准备回家的时候，年轻的老师含着眼泪来见我。她说：“现在我知道了，我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多大的损失呀！如果她经验多些，老练一些，这个敏感的女孩子一定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教师。但我知道，我已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了。

后来，当孩子们拥挤着上汽车时，一个女孩儿在后边磨蹭着。过了一会儿，她对这位教师说：“我想为这一个星期感谢您，感谢您教给我们好多知识。您知道，以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树林中的风声，它是那么可爱，我永远也不会忘掉它。这是我为您写的一首诗，我差点没有勇气把它给您。”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老师，然后就跑到孩子们中间去了。

读完这几行铅笔字，年轻教师眼里充满了泪水，不过现在是幸福的眼泪。我的心里，对这个作出了正确选择的女孩儿表示了真诚的感谢。我明白她的这一举动将使无数的孩子们享受到友爱并得到一位好老师。

如果说可爱的赞美字眼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重要的，那它在一个人的生命开始时更为重要。孩子们还没有学到医治痛苦的经验，不知道幸福总是伴随着痛苦，失败经常点缀着成功。因此，如果他们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有人指导且坚持磨炼。但更为重要的是，孩子们渴望得到真诚的爱和赞美。为了丰富他们的情感，必须让他们听到：我爱你，我为你骄傲，我喜欢你在这儿。

这些柔和的声音，友爱的眼神，文雅的字眼，将把感情的信息传给每一个孩子。

那张使我浮想联翩的纸仍在我手里。我想讲述一件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并要尽可能快点把它告诉别人。离我房屋不远住着一位农场主的妻子。这位老妇人把道路两旁清扫得干干净净，并且种上了花。我每次路过那儿都得到了享受，使经过一天劳累而疲惫的精神感到振奋。如果这位老妇人知道这些，她一定非常高兴。但我不告诉

她，她会知道吗？

（美国）L.珍妮



送 行

对我来说，给朋友送行似乎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了。我实在不擅长于干这种事，或许你也有同感。

在房间里，甚至在门阶上，我们都能与朋友十分成功地告别。那么为什么不就这样相别呢？要上路的朋友总是恳请我们不必劳神在第二天一早去车站相送，而我们却总是对这种恳请置若罔闻，认为这不过是客气话。我们及时赶到车站，可是，到那时，哦，到那时，竟出现了一条多么大的鸿沟啊！我们的感情被隔开了。我们不知该说什么好，就像不能说话的动物看着人那样地互相呆视着。我们想方设法寻话说，而又能说出些什么来呢？只能巴望着站警早点吹响哨子，来结束这令人发窘的场面。

上星期一个阴冷的早晨，我准时到达尤斯顿车站，为一位去美国的老友送行。

前一天晚上我们曾为他饯行，席间欢乐的气氛与感慨的心绪融为一体。他这一去得许多年才能回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我们很幸运能与这位朋友相识，想到今后不能与他在一起，大家心中深感惋惜。别离的悲欢之情洋溢着整个宴会，这真是完美的送别。

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车站，在月台上僵硬地站着，一副不自然的样子。我们那位朋友的脸从车窗里露了出来，几乎像是一张陌生人的脸。

“东西都带上了吧？”我们中的一位打破沉默问道。

“是的，都带上了。”那位朋友轻快地点了点头。“都带上了。”他又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

“您可以在火车上吃午饭。”我说，尽管这话早就说过多次了。

“哦，是的。”他表示赞同。接着他又说火车直达利物浦。我们莫名其妙地互相

看了看，“难道在克鲁不停吗？”我们中的一个人问。

“不停。”他简短地回答。接下去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朝车上那位朋友点了点头，做了一个笑脸，“唔”了一声。这点头，这微笑，这意义含糊的单义词都得到了对方一丝不苟的回报。随之，沉默又被一位送行者的一阵咳嗽所打破。这咳嗽显然是做作的，但倒也能打发掉一点时间。然而，月台上依旧是一片拥挤与嘈杂，火车没有丝毫要开的迹象，我们和我们朋友的解脱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东张西望的目光落到了月台上一个相当壮实的中年男子身上，他正与邻近车窗里的一位女郎在依依惜别，我对他那漂亮的侧影感到有点眼熟。那女郎一望而知是个美国人，而他显然是英国人。要不是这一点，那动人的神情真要让我把他们当成是父女俩了，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注视着女郎，眼中流露出深沉的慈爱之情，十分感人。我相信他给予那位旅客的一定是最美好的嘱咐。当他最后向女郎话别时，他显得如此富有魅力，就连我站在那儿都能隐约感受到。这吸引人的力量就如同他那漂亮的侧影一样令我似曾相识。我在哪儿见到过？

我恍然回想起来了——这人是霍伯特·勒·洛斯！但是和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的变化多大啊！

那是七八年前在斯特拉德时的事了。当时他没排到什么角色，向我借了半个克朗。借东西给他似乎是一件令人荣幸的事，他总是那么富有魅力。为什么这种魅力从未能使他在伦敦的舞台上走运？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过着严肃的生活。不过，与他的许多同行一样，霍伯特·勒·洛斯不久后就流落到了乡间，于是我就像别人一样地不再记着他了。

时隔多年之后，在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见到他如此的阔绰和壮实，不能不令人惊异。使他难以被认出来的不仅在于他发福了，而且还在于他的装束。当年他总是穿着一件仿羊皮的上衣，如今他衣饰庄重，华而不俗，使人肃然起敬。他看来是个银行家，有这样的人为自己送行，任何人都是足以自炫的。

“请站开——”火车就要启动了。

我向我的朋友挥手告别。

勒·洛斯却没有站开，他的双手仍紧握着那美国女郎的手。

“请站开，先生。”

他松开了手，但随即又冲上前去，轻声说了几句什么，女郎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他目送着列车远去，热泪盈眶。

他转身见到了我，一下子又开心起来，问这几年我都躲到哪儿去了，同时掏出半个克朗还我，好像是昨天刚向我借的。他挽起我的手臂沿着月台慢步走着，一边告诉我他是如何在每个星期六爱不释手地读我的评剧的。我也告诉他，我是多么希望能再在舞台上见到他。

“啊，对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在舞台上演出了。”

他把“舞台”一词说得特别重。

“那么您在哪儿演戏呢？”我问。

“在站台上。”

“您是说在音乐会上朗诵？”

他笑了。“这个站台，”他悄声说，用手杖顿了顿地面，“这就是我所说的站台。”

难道他那神秘的发迹使得他神志不清了？我感到迷惑，但他看上去十分清醒。我只得请他解释一番。

他递给我一支烟，替我点燃之后就说开了：“我猜想您刚才是在为一位朋友送行，是吗？”我说的是。他又问我他认为他刚才在干什么，我当然认为他也在为朋友送行。

“不，”他一本正经地说，“那小姐不是我的朋友。我今天早上才第一次见到她，就在这儿，”他说着，再次用手杖顿了顿地面，“离现在还不到半小时。”

我觉得自己被弄糊涂了，他却笑了笑，问我：“您可曾听说过英美社交局？”我没听说过。他解释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到英国来，而许多人在英国是举目无亲的。过去他们总是靠介绍信，但英国人并不好客，开那些信只是在糟蹋纸张。所以，”勒·洛斯继续说，“英美社交局就来满足这个长期的需要。美国人喜欢交际，许多人有的是可花的钱。英美社交局为他们提供英国朋友，收取的费用百分之五十付给这些朋友，其余的归局里。可惜我不是头儿，要不我一定是个阔佬了。我只是一名雇员，但就这样，我也混得不错——我是一名送行者。”

见我还没搞懂，他继续解释说：“一些美国人付不起在英国雇朋友的钱，但请人為自己送行这点钱是谁都付得起的。一个单身旅客的费用才五英镑，两人以上的团体是八英镑。他们把钱交给局里，讲好离开的日期和让送行者在月台上辨认他们的标记。然后，嗯，然后，就有人给他们送行了。”

“但是值得这样干吗？”我喊道。

“当然值得。”勒·洛斯说，“这可以使他们在离别之际不会感到被人冷落，使他们在站警面前身价陡增，可以使他们赢得旅伴们的尊敬。这里说的旅伴是指那些还

要在一起坐船的人，这次送行为他们的整个航海旅行开了个好头。再说，送行本身也是够味儿。您是看到我和那小姐告别的，难道您不觉得我做得挺动人吗？”

“动人极人，”我承认，“我真嫉妒你，而我……”

“是的，我能够想象得出，您站在那儿，从头到脚地不自在，茫然地看着您的朋友，没话找话说。我懂。在我费工夫学习送行术并把这作为自己的职业来干之前，我也是和您一样的。即使现在，我也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仍然会有怯场。您知道，火车站是一切地方中最难演戏的地方了……”

“可我不是在演戏，我的一切感受都是真的！”我愤愤地说。

“我也是在真正地感受呢，我的朋友。”勒·洛斯说，“没有感情是演不成戏的。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狄德罗，他说得很漂亮，但他真懂得这个吗？火车开动的时候，您不是看到我眼里的泪水了吗？这不是装出来的，我是真正地动了感情的。我敢说您在送行时也和我一样动情，但您却没有一滴泪水可以证明这一点。您不会表达您的感情，也就是说，您不会演戏。”他又补充一句：“至少，您是不会在火车站演戏。”

“教教我吧！”我叫起来。他望着我，若有所思。“唔，”他终于说，“送行的季节快要过去了，好吧，我可以给您开个课。现在我手头学生不少，不过，”他掏出一本精致的笔记本翻了翻，“我可以在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给您上一个钟点的课。”

他要的价，我得承认相当高。



一夜平安觉

没有人比我更喜欢旅行，因公或是因私，步行或是坐船，我都不在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很乐意去。但是现在，我正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诅咒着离开家的那个坏日子。

理由十分简单，我的火车将晚点3个小时。我喜欢旅行但我讨厌等待！忽然，我有了个主意，为什么不改乘长途汽车呢？我正要冲出候车室，一个服饰整齐的老

先生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年轻的女士，在赶长途汽车之前为什么不先看看时刻表？”我张大嘴吃惊地望着他：他如何知道我的心思？没容我吐一个字，他又笑着说：“你很奇怪我怎么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你看，我的火车也晚点了，我也动了同样的念头。”

“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出门在外时，头脑太灵活往往得不偿失。愿不愿听我谈谈如何得此经验的？愉快的谈话能打发时间，在你知道这点之前，你的火车恐怕早到站了。”

好吧，事实上我很喜欢听故事，所以是不会拒绝的。一俟我坐下，老先生便开始了他的故事。

“你看见了，我带着几个照相机，我是个职业摄影师，干得不坏，能自由选择何去何从。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情况可大不一样。我必须接受给我的工作。那一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奥地利冬季奥运会上摄影，我没日没夜地干了8天。为了省钱，我和另外两个摄影师合住一间旅客房。我们趣味相投，相处得很融洽。只是有个问题，不能安静地睡一觉。干完活之后，我计划再多住一宿，好好休养一下。

“那天下午，我进了房间，脱下衣服蒙头就想睡一觉。但是，门响了，我去开门，一个服务员塞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乘第一班飞机去巴黎，到达后给杂志社打电话。还有编辑的签名。天哪，可是我无法选择，虽然我极需睡眠，但这个差事更重要，我得立刻出发。我冲到楼下的咖啡厅，猛喝了几杯咖啡，然后直奔旅行社订票，下一班飞机是晚上7点起飞，现在是5点30分，回旅馆收拾了一下，半小时后便坐在了去机场的出租车上。一场小雪正轻盈地飘着，司机忽然说希望雪不要越下越大，否则机场将会被迫关闭。

“机场关闭？这个消息真是太棒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噢，雪下得大点吧！我开始美滋滋地设想：航空公司会免费安排旅馆的，我可以美美睡一觉，明天赶头班飞机回巴黎。太棒了！丰盛的晚餐，热水澡，最后上床……”

“后来呢？”我迫不及待地问，“机场真的关闭了？”

老先生顿了顿，说：“我刚才告诉过你，那时我年轻，爱耍小聪明。他们真的关了飞机场。航空公司真的免费给我们安排了旅馆，但并不是每人一间，单身的乘客被告知要和另一个人合住一间客房。我气极了，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为自己争取个独住的房间。到了旅馆后，乘客们在登记处前排起了长队。轮到我的时候，服务员问：‘你是一个人吗，先生？’我没回答，反而闭上了眼睛。‘你觉得不舒服吗？’语气中并无关切之意。

“我说：‘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一睡着呼吸就停止，我正要去巴黎看一位名医，直到那时为止我不能睡觉，我必须整夜在房里亮着灯。’一个不坏的故事，我祖父曾得过这种病。我一本正经地看着服务员，也许他不会信我这个故事。可是我猜错了，他无奈地递给我一把钥匙：‘我们只有几个房间，不过很显然您得一个人住一个房间，这是202房间的钥匙。’”

“我无法形容我的喜悦之情，简直想拥抱那个可怜的受骗者。但就在我接过钥匙的时候，一个矮个子走到队伍前面，戴着墨镜，拄着金属拐杖。他对服务员说：‘我很高兴能和这位先生共住一室，我不在乎灯，我是个盲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服务员如释重负，非常高兴地将钥匙交给我们，那个矮个子也很高兴。只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你知道他是谁。我提了两个人的行李进了房间……”

“好了，你虽然不能一个人住一间房，但是总能好好睡一觉了。”我说。

“哪里。”老先生露出一丝苦笑。

“那是个盲人，你总可以把灯关上吧？”

“唉！我们进了屋，那人对我说：‘朋友，非常遗憾你得了那种怪病。但是我也有点高兴，老实说我自己也很难入睡，今晚恐怕也睡不着，我有失眠症。所以我想和你合住一室，你我都睡不着，倒可以聊聊打发时光。’他那么满怀希望地望着我，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真相，他需要我，他以为我也需要他，可怜的人。我谢过了他，于是和他吹了一个通宵，唉！哦，你的火车到站了，可爱的女士。”

我抬头一看，正是我要坐的列车，于是谢过了老先生：“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火车启动了，我把头伸出窗外，准备和我的新朋友握手告别。你猜他在干什么？给我拍了一张照。哦，真棒！

（美国）J·W·布兰克

知 音

不知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还是生计的必需，小个子提琴手鲁道夫总是独自驾小船

在斯堪的纳维亚漫游，在那些小小的海港城市里举办个人音乐会。如果能找到伴奏者，那当然好；没有的时候他就演奏一些不需要伴奏的作品。偶尔他特别想要钢琴给他伴奏，他就在脑子里想象一架。这样，即使没有钢琴在眼前，他也可以把为提琴和钢琴谱写的奏鸣曲一口气拉下来。

有一年，鲁道夫跨海到了冰岛，沿着嶙峋的海岸，在一个个小城镇里做巡回演出。这是一块威严、冷峻的土地，可是这里的人民却从不忘却好客的规矩。因为他们知道，也许某一天上帝也会使他们变成身在异乡的陌生人。鲁道夫的听众并不太多，就是在他演奏得格外出色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不动声色。从古时候起，这里的人们就把精力统统用在辛辛苦苦的劳作上了。有时当地学校的教师把他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理应知道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等的名字。人们往往呆坐在那里，瞧着这位小个子琴师闹腾一番，最后表情庄严地返回家中，像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诲。不过他们是付钱的。

一次，鲁道夫又驾起他的小船，从一个小城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去。忽然东北方的天空变得昏暗吓人，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冰岛。这时他正绕着一个荒凉、险峻的海岬航行。他打开地图，发现最近的港口也要半天的航程才能到达。他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但忽然发现离岸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个小石岛，岛上有座灯塔。他吃力地把船靠上小岛。灯塔下面是峭壁，岩石中开辟了一段台阶，拾级而上，便可以到达上面的灯塔。在飞渡的乱云的背景下，有一个人站立在高高的崖顶上。

“欢迎您！”声音在峭壁间轰鸣着，给像要把小岛席卷而去的波涛增加了声势。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小岛的唯一的主人带着来客顺着螺旋型的楼梯爬上灯塔的三层，然后就忙着去作应付暴风雨的准备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守灯塔。灯塔终年光华不灭，雄视着整个这一片海域，一丝不苟地向过往这片海域的船只传递着庄严的、无声的信息。

守灯人是个魁梧的老人，花白胡须垂在胸前。他的行动迟缓，笨重，不慌不忙，他在自己的独自的天地里，有条不紊地做着一切。他不大讲话，比起其他那些构成他生活内容的因素——海洋、暴风、塔楼，恐怕语言对他不甚重要。而他平和的内心却和那狂暴的外部世界形成对照。

简单的晚餐之后，两人对坐着，各自想着对方的存在。灯塔在头顶上熠熠闪光，咆哮的风浪一下一下重重地撞击着灯塔的墙壁。为打破僵局，鲁道夫请对方抽烟，又忽然觉得这多少显得幼稚。老人微微笑了笑，摇头表示拒绝，好像他对鞭长莫及的东西没有